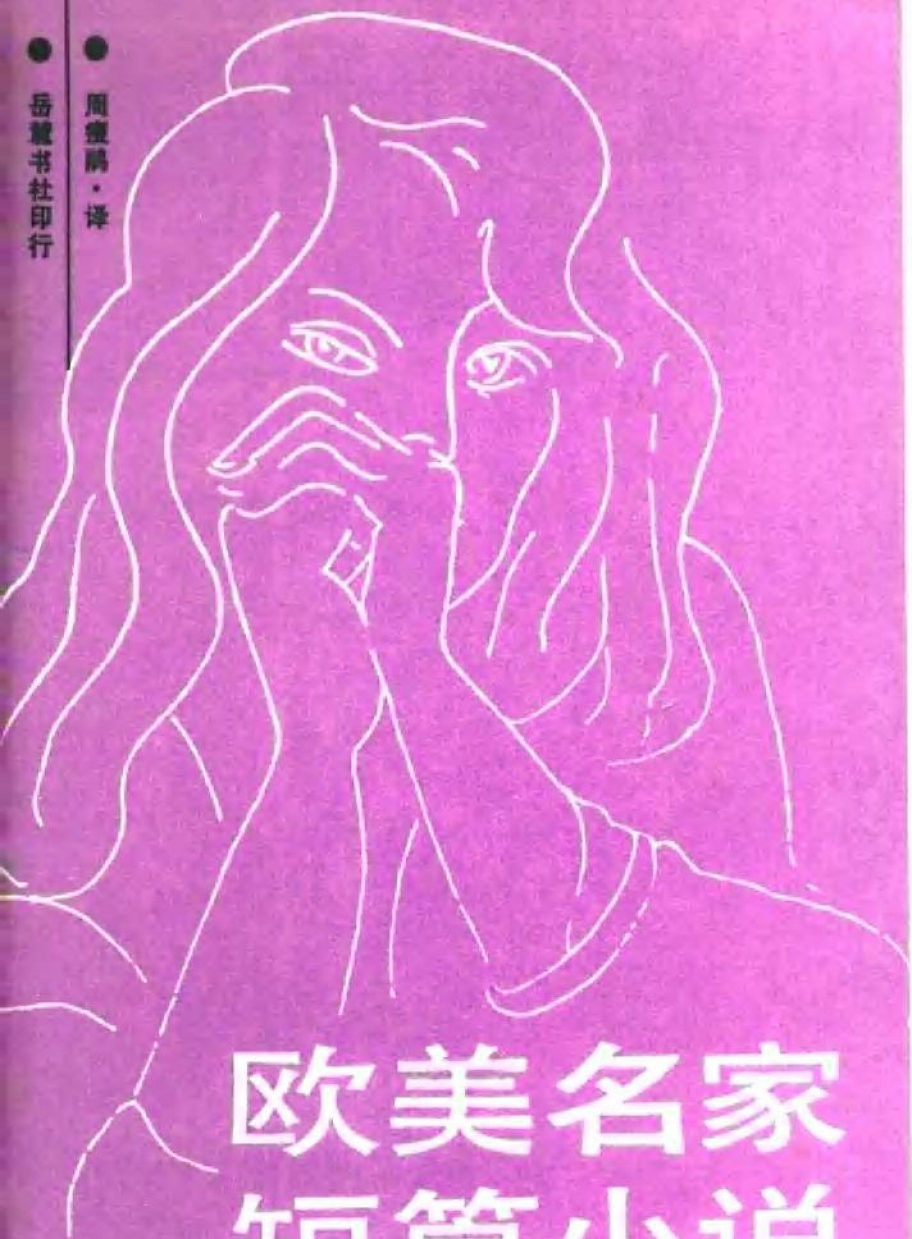


● 岳麓书社印行

● 周瘦鹃·译



欧美名家 短篇小说

标 点 蔚 庭
责任编辑 伍国庆
封面设计 胡 颖

554
· 旧译重刊 ·

欧美名家短篇小说

周瘦鹃译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展览馆路3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1987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 370,000 印张: 17.75 印数: 1——16,200

ISBN 7—80520—058—0 / I·36

书号: 10285·103 定价: (平)3.25元 (精)4.20元

□ 鲁迅、周作人对本书的评语

凡欧美四十七家著作，国别计十有四，其中意、西、瑞典、荷兰、塞尔维亚，在中国皆属创见，所选亦多佳作。又每一篇署著者名氏，并附小像略传。用心颇为恳挚，不仅志在娱悦俗人之耳目，足为近来译事之光。惟诸篇似因陆续登载杂志，故体例未能统一。命题造语，又系用本国成语，原本固未尝有此，未免不诚。书中所收，以英国小说为最多，唯短篇小说，在英文学中，原少佳制，古尔斯密及兰姆之文，系杂著性质，于小说为不类。欧陆著作，则大抵以不易入手，故尚未能为相当之介绍；又况以国分类，而诸国不以种族次第，亦为小失。然当此淫佚文字充塞坊肆时，得此一书，俾读者知所谓哀情惨情之外，尚有更纯洁之作，则固亦昏夜之微光，鸡群之鸣鹤矣。

（据《教育公报》第四年第十五期，一九一七·十一·三〇）

瘦鹃挟其三巨册顾吾馆，我方手铅槩，目翰札，电话丁然作响，招我语。侍者以名刺进，谓必求一见。手民墨其面，力索稿，正五官并司其职时，鹃复诏我曰：“此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也。今才脱稿，先生为我一序之。”余方翻其稿，平子来，与我语。倚虹来，与我语。一转瞬间，鹃已将稿去；实则不将稿去，我亦无餘晷读之也。余曰：“我事冗，君其见之矣。”辞之再三，不获。又加督策，限以期日。至期又爽，乃复展期。今日为十二月二十日之十二点钟，乃喟叹曰：“是可以偿鹃之逋矣。”为之序曰：

凡人毕一业，辄自慰。工者成一器，商者营一肆，与夫文人撰一书，其道同也。前者我每毕译一书，恒以斗酒自劳，亦瘦岛祭诗意也。然而世界无尽，我文字之障亦无尽，能自

劳，亦足乐矣。惟鵑之境，不同于我。鵑为少年，鵑又为待
阙鸳鸯。而鵑所辛苦一年之集成，而鵑所好合百年之侣至，
而红窗灯影，绿幕炉香，隐隐有两人骈肩而坐，出其锦绡瑶
函之装潢，操其美术艳情之口吻曰：“吾爱，此余之新著作
也。”口讲而指画之，此其得意为何如乎。故此集之成，实为
鵑欢喜之上，更叠以欢喜者。即鵑之读我序，当亦忍俊不禁
也。至于兹集之内容，我实未见，不妄赞。然而我之读鵑小
说也多矣，他人之读鵑小说也多矣。鵑之文字，自有价值，
我何赞焉。天笑生序。

文人不幸而为小说家，尤不幸而为翻译之小说家。盖小说家者，大都穷年兀兀，富于才而啬于遇。其生平所历之境，尤必坎坷困塞，不遂其志。于是发其牢骚，吐其郁勃，为愤世疾俗之言，与天地造物抗。愈抗而愈穷，愈穷而愈工。此固凡为小说家者必经之轨道也。所以快读者之心者在此，而招世人之忌者亦在此，其不幸为何如。

然而文字有灵，不胫而走。一篇传诵，妇稚皆知。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者，小说家可无憾焉。是又小说家之幸也。虽然，小说家之传与不传，亦有幸与不幸。欧美小说家之小说，得传于中国，是固欧美小说家之幸。中国之小说家，乃藉欧美小说家而传，则又中国小说家之不幸也。何言之？欧美文字，绝不同于中国，即其言语举动，亦都扞格不入。若

使直译其文，以供社会，势必如释家经咒一般，读者几莫名其妙。等而上之，则或如耶稣基督之福音，其妙乃不可言。小说如此，果能合于社会心理否耶？要不待言矣。故翻译小说，非小说家莫能。夫以小说家而翻译小说，犹戏曲家之搬演旧剧也。同一戏曲剧情，而或则音调浏亮，神情活现；或则呆板直腔，状如木偶。其工与拙，正不可以道里计也。而能手尤能于插科道白之间，参以己意；排场布景之间，尽其能事，是故同是一剧，名角演之而可观，庸手演之而可厌，固不在剧本之优与劣也。某剧之受社会欢迎，实赖某名伶之善演耳。使名伶而不演此剧，则此一剧亦必不传于世。犹之欧美小说，使无中国小说家为之翻译，则其小说亦必不传于中国。使译之者而为庸手，则其小说虽传，亦必不受社会之欢迎。是故同一原本，而译笔不同；同一事实，而趣味不同，是盖全在译者之能参以己意，尽其能事，与名伶之演旧剧，同一苦心孤诣，而非知音识曲者不能知也。世之读小说者，但知欧美名家小说，有足观者；而不知欧美小说，微中国小说家为之翻译，又恶乎能名。人但知翻译之小说，为欧美名家所著，而不知其全书之中，除事实外，尽为中国小说家之文字也。岂非吾侪小说家之大不幸耶！

周子瘦鹃，固善著小说者。乃费一年之功，译此四十餘家说部，推而崇之曰《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刻》。吾知读此书者，必曰某小说家之小说，诚不愧为欧美之名家也。而不知其文字，实为瘦鹃之文字，宁非瘦鹃之不幸哉。悲夫！丙辰长至节前三日天虚我生序于海上。

予尝谓中国于忧伤失望之余，得一至可喜之事，足以傲睨全球，夸示万国。盖凡识字者已尽成为小说家也。顾予以为喜，而小说家转以为悲。彼何悲？悲其小说稿之懦弱，不能攘臂挥拳，跃登印字机，强人传播，为穷酸一吐气耳。夫文章憎命，自古所悲。有志竟成，亦殊可信。予友瘦鹃，髫龄即嗜小说。室有厨，厨中皆小说。有案，案头皆小说。有床，床上皆小说。且以堆垛过高，床上之小说，尝于夜半崩坠，伤瘦鹃足，瘦鹃于是著名为小说迷。方其十七岁时，曾编新剧《爱之花》，演之梨园，一时推为绝作。瘦鹃乃以所著小说，稍稍披露于时报。既而《申报》、《新闻报》、《小说时报》、《妇女时报》、《游戏杂志》、《女子世界》、《礼拜六》等等，无不以求得瘦鹃之小说为荣。瘦鹃于是著名为小说家。瘦鹃之

小说，以译者为多。渠于欧美著名小说，无所不读。且能闭目背诵诸小说家之行述，历历如数家珍。寝馈既久，选择綦精，盖非率尔操觚者所能梦见也。今年秋译成《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刻》三巨册，携示于予。予受而读之，计英吉利名家小说十八篇，法兰西十篇，其余美利坚、俄罗斯、德意志、意大利、匈牙利等二十余篇。原文洵美，译笔尤佳。是书风行，瘦鹃之名将益著。惟念瘦鹃以弱冠享盛名，恐予前文所谓小说家者，或从而歆羡妒恨，疑为过情。予故述其艰苦笃学之况，为郁郁者劝，俾知盛名非可幸致也。钝根王晦序。

目 录

□鲁迅、周作人对本书的评语	(1)
□天笑生序	(2)
□天虚我生序	(4)
□钝根序	(6)

□上卷·英吉利之部

死后之相见(但尼尔谈福)	(1)
贪(奥利佛古尔斯密)	(9)
鬼新娘(乾姆司霍格)	(12)
古室鬼影(华尔透施各德)	(24)
故乡(却尔司兰姆)	(35)
义狗拉勃传(约翰白朗)	(39)
情场侠骨(贾斯甘尔夫人)	(53)
情奴(山格莱)	(64)
星(却尔司迭更司)	(91)
良师(却尔司李特)	(95)
回首(汤麦司哈苔)	(99)
慈母之心(韦达)	(123)
意外鸳鸯(史蒂文逊)	(134)
红楼翠幙(哈葛德)	(155)
缠绵(科南道尔)	(174)
黑别墅之主人(科南道尔)	(184)
病诡(科南道尔)	(197)

三百年前之爱情(曼丽柯丽烈).....	(213)
---------------------	-------

□中卷·法兰西之部

欲(伏尔泰).....	(235)
无可奈何花落去(施退尔夫人).....	(242)
男儿死耳(邬拿特白尔石克).....	(254)
美人之头(亚历山大仲马).....	(264)
阿兄(阿尔芳士陶苔).....	(277)
伤心之父(阿尔芳士陶苔).....	(293)
洪水(哀密叶查拉).....	(299)
功.....罪(法郎莎柯贝).....	(329)
伞(毛柏霜).....	(338)
恩坎怨坎(保罗鲍叶德).....	(350)

□中卷·美利坚之部

这一番花残月缺(华盛顿欧文).....	(365)
惟影(南山尼尔霍桑).....	(375)
心声(哀特加挨兰波).....	(386)
惩骄(施土活夫人).....	(392)
无国之人(爱德华海尔).....	(401)
妻(马克吐温).....	(409)
噫归矣(白来脱哈脱).....	(418)

□下卷·俄罗斯之部

死(杜瑾纳夫).....	(424)
宁人负我(托尔斯泰).....	(433)
大义(麦克昔姆高甘).....	(444)
红笑(盎崛利夫).....	(452)

□下卷·德意志之部

驯狮(贵推).....	(475)
破题儿第一遭(盎黎克查格).....	(479)

☐ 下卷·意大利之部	
悲欢离合(法利那).....	(488)
☐ 下卷·匈牙利之部	
兄弟(玛立司培堪).....	(499)
☐ 下卷·西班牙之部	
碧水双鸳(佛尔苔).....	(506)
☐ 下卷·瑞士之部	
逝者如斯(甘勒).....	(512)
☐ 下卷·丹麦之部	
断坟残碣(亨司盎特逊).....	(521)
☐ 下卷·瑞典之部	
芳时(史屈恩白).....	(526)
☐ 下卷·荷兰之部	
除夕(安娜高白德).....	(533)
☐ 下卷·塞尔维亚之部	
一吻之代价(崛古立克).....	(538)
☐ 下卷·芬兰之部	
难夫难妇(瞿海尼挨诃).....	(544)
☐ 后记(伍国庆)	(551)

■但尼尔谈福(Daniel Defoe) 原著

死后之相见

(«The Apparition of Mrs. Veal»)

但尼尔谈福小传(1659—1731)

但尼尔谈福 (Daniel Defoe) 为世界名著《鲁滨逊漂流记》(Robinson Crusoe) 作者。以一六五九年 (或一六六〇年) 生于伦敦克立泊尔甘 (Cripplegate) 之圣乾尔司 (St. Giles) 教堂中。父为屠人, 本姓De Foe。一七〇三年时, 氏自改为Defoe。初就学于一中学校中, 造诣甚深。一六八五年, 去而习商, 为马商代理人。一六八八年又入威廉王 (King William) 军中, 为军人。尝游法兰西、西班牙两国。一六九二年, 以逋负破产。后少少复, 始得偿其债主。寻为一玻璃商人司会计, 又入一砖瓦厂中为秘书。泊一六九八年后, 其诗文始渐次出现。一七〇三年, 草一痛快淋漓之论说, 攻击异教, 触女王安痕 (Queen Anne) 怒, 罚鍰二百马克, 上头手枷者前后凡三次 (按头手枷为英国十七纪时之刑具)。后被幽于纽甘脱 (Newgate) 狱中, 长日无所事, 惟从事于著述。一七〇四年八月, 出狱。编辑新闻纸一种, 曰《评论》(Review)。初每来复一出, 后二来复三来复一出。自是年二月起, 至一七一

三年六月，始停刊。实为爱迭生文报之先导。此九年 间，著述甚富，为数凡八十种。一七〇六年以实事著短篇小说一，曰《费尔夫人之鬼》(The Apparition of Mrs. Veal.)。一七一五年第一卷之《家庭教师》(Family Instructor) 出。一七一九年四月二十五日，则其不朽之作《鲁滨逊漂流记》之第一卷，遂灿然出现于伦敦市上（按此书实以航海家亚历山大山尔苟克 Alexander Selkirk 事衍成）。书出未久，但尼尔谈福之名鹊起。是年出第二卷，人复争称之。氏意得甚，文兴益高。一七二〇年，又有《续鲁滨逊漂流记》之作。然较之前书，瞠乎后矣。继是书而出者，尚有《滕根喀姆培尔之传记及冒险史》(Life And Adventures of Duncan Cambell)、《侠士忆语》(Memoirs of a Cavalier) 及《船主新格尔顿》(Captain Singleton) 三书，均为艺林所推崇。一七二二年，刊行《马尔莱莱特司》(Moll Flanders)、《疫史》(A History of The Plague) 及《参将杰克之历史》(History of Colonel Jack) 诸书，文名益噪。其晚年所作凡十餘种，似少逊，文兴亦少替。因构一别业于斯都克纽温顿 (Stoke-Newington)，与其三女共晨夕。长日萧闲，惟藉园艺自娱。顾以一子不肖，时辄郁伊于怀。一七三一年四月二十六日，遂卒于泽田 (Moorfields) 之制绳人巷 (Ropemaker's Alley.)，葬朋希尔田 (Bunhill Fields)。同时诸文家，金宗仰其人，为之传焉。

费尔夫人死后所与相见者，为白格莱夫夫人。夫人为吾平生知友，十五六年来，夙有诚实之誉。且敦品立行，髫龄已然。至于吾辈缔交之时，曾未少变。洎举其遇鬼事告人后，费尔夫人之兄及朋友辈，均诋謑其人，谓为善谎，幻想容或有之，决匪事实。于是推波助澜，力毁夫人诚实之名。夫人置之一哂，初不介意。盖其平日遇人，素能涵容。虽夫也

不良，时加诟谇，漠然无复情意，而夫人面上，未尝有愠容，且亦弗作一不情之语，怨艾其夫。吾知天下克己之妇人，舍白格莱夫夫人外，当无其匹。此白格莱夫夫人事也，今姑弗叙，且为读吾书者介绍其闺中腻友费尔夫人。

费尔夫人年事可三十许，工愁而善病。年来忽中风疾，时辄一发。与人对语，初至温煦，而一刹那间，乃骤变其语气，语语挟怒侵人。初不自觉，然每值是时，人亦曲为彼谅，知夫人疾作矣。夫人早丧父母，依兄居道佛，天性素笃厚，爱兄甚至。顾乃兄则主严冷，即平日处理百事，亦一以沉着出之。夫人与白格莱夫夫人儿时已为知友，相爱如姊妹。费尔夫人生于贫家，老父在日，不问家人生产事，坐是衣食时虞匮乏，备尝人世之艰苦。白格莱夫夫人虽无衣食之忧，而有父不仁，漠视如涕唾。故二夫人之苦况，两两正复相等。天下惟患难之交，交谊亦益挚。二人相亲相爱，契合无间，迄于长而弗变。费尔夫人尝谓白格莱夫夫人曰：“白格莱夫夫人，汝实为吾最知己之朋友，亦为吾世上唯一之朋友。后此弗论处何境地，必不能间吾二人之交谊。”由是二人益相得如胶漆，偶有不如意事，辄复相慰，且同读屈林高氏之《死论》一书，及其他有裨身心之作。彼二人者，直类基督教中之朋友，能同乐其乐于万种穷愁中者也。

费尔夫人之兄密司脱费尔赋闲者久，后得友人介绍，入道佛税关，费尔夫人与白格莱夫夫人之踪迹遂疏，不相闻问者凡两年半。中一年，白格莱夫夫人不在道佛。最近之两月，则方僦居坎脱白来。一日，为一七〇五年之九月八日，时为

午前。夫人独坐斗室，自伤身世，顾处境虽悲，犹委之天命，初不尤人，悄然自语曰：“薄命之身，固当受此困厄，尚何言哉”。语既，即事其针黹，不复置念。十指栗六犹未已，斗闻叩关之声，迨既启关，则为老友费尔夫人，御乘马衣，殆以马来，时则报时之钟适报十二，盖已亭午时矣。白格莱夫夫人欢然言曰：“夫人，吾二人阔别久矣。吾今得见汝面，喜至于万状。”费尔夫人亦殷勤作答，意至肫挚。二人且相抱接吻，用示亲爱。斯时两心中之欣悦，直不可纪极。觉天下乐事，无过于此矣。费尔夫人寻以手掠其双眸而过，喟然言曰：“比来吾身殊未见佳，故出而旅行。兹以系念老友，特先相访。”白格莱夫夫人曰：“汝既病，胡犹踽踽独行？闻汝有兄，颇相友爱，今何不为汝伴？”费尔夫人曰：“吾之出也，初未告兄，今兹特来见汝，旅行尚在其后。”言次，即从白格莱夫夫人入室，据一圈手椅坐，又续言曰：“亲爱之老友，吾今日之来，即所以续吾二人旧时之友谊。前此久阔，尚祈曲为吾恕。汝果能见恕者，则允为女流中第一贤妇人矣。”白格莱夫夫人曰：“胡出是言，吾宁有介介于怀者。”费尔夫人曰：“吾友，此两年中汝知吾为状奚若？”白格莱夫夫人曰：“在势必富，故能忘汝之本来，且复忘吾。”费尔夫人置不与辩，但重提当年情事，患难中若何相慰，若何相助，同游何地，同读何书，寻遂道及屈林高氏之《死论》与歇洛克博士之学说，旁及其他论死之书，而对于《死论》称之尤力，谓为此中第一佳构。次即询此间有无是书？白格莱夫夫人答曰：“有之。”则立曰：“曷授吾。”白格莱夫夫人遂登楼取书下，费尔夫人受书言曰：“亲

爱之白格莱夫夫人，苟吾辈之信义，亦如吾人之有眼者，则必能见无数之安琪儿，方环立于侧，赐吾辈以福祉。当知天之所以予人以忧患者，正所以练其心志。设其人心志果坚，则忧患亦立去。亲爱之老友，汝其信吾是语，幸毋自馁，前途无量之幸福，即为汝今日忧患之酬报。”语至是，以手自捫其膝，厥状乃恳挚无伦。既又续曰：“吾殊弗信上帝有此铁心，乃忍消磨吾人一生于忧患之中。吾友，汝其须之，忧患且去汝矣。”费尔夫人言时，正襟危坐，侃侃然如圣母之宣道。白格莱夫夫人心大动，不期而泣。少选，费尔夫人复举霍奈克博士《厌世主义》一书，述其精意。既毕，则又道及昔时基督之信徒，其言曰：“昔人之议论，初不若今人之徒托空言，一以进德树信为本旨，身体力行，不敢少背。即朋友之间，亦各以肝胆相照，无诈无虞。纵观今世，乌得有是。”白格莱夫夫人曰：“汝言良然。处此今日之世界，欲求一真实之朋友，事实大难。”费尔夫人曰：“密司脱拿立司有佳诗一集，曰《完善之友谊》，语都颠扑不破，至足令人钦佩，汝尝见之乎？”白格莱夫夫人曰：“吾尝手录其诗，惟未得其专集。”费尔夫人曰：“然则以录本示吾。”白格莱夫夫人遂又登楼取书，授费尔夫人。费尔夫人弗受，以头痛对，嘱白格莱夫人读之。读已，则相与评论其佳处。厥后费尔夫人即曰：“亲爱之白格莱夫夫人，吾当永永爱汝。”语时，辄以手掩目，复微喟曰：“白格莱夫夫人，汝观吾比来为风疾所侵，不已憔悴无人状耶？”白格莱夫夫人曰：“否。以吾观之，与前此正复相若。”居倾之，费尔夫人又语白格莱夫夫人，谓将草一书致其兄，告以柜中有藏金